

燕垒生
颂德斯乐

卷一

红鹰团



行动

下

升级版《闯关东》

一群被历史遗忘的草根，
一场颇具争议的异国战争。

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感受那荡气回肠的年代！

红鹰团：一支血与火的悲歌！

一群中国劳工被卷入异国内战中，
他们成为了战士，为生死存亡而战，为国家荣誉而战！
这段跌宕起伏战争传奇，或许不再被人提及，
但中国战士们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
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铭记。

燕垒生
颁德斯乐

著

红鹰团

下

行动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录 contents (下册)

第一章 奔流的时代	001
第二章 血染大旗	016
第三章 锋刃饮血	028
第四章 钢与铁	044
第五章 血与火	060
第六章 龙种与跳蚤	078
第七章 血战	095
第八章 泪与笑	113
第九章 铁蹄	131
第十章 鹰与鹰	148
第十一章 喋血西伯利亚	165
第十二章 人生路	183
第十三章 爱人的礼物	201
番外	219

第一章 奔流的时代

虽然让大头跑了，但马帮毕竟还算顺利地完成任务。老爷子特意把杨定远叫到身边，问他愿不愿意加入马帮。他看得出杨定远是个好苗子，如果从开始他信杨定远的话，那大头也没机会逃走。说起来，老爷子心里也是不舒服。但没想到的是杨定远一口回绝了。如果换作以前，杨定远肯定会求之不得，但现在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因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要当兵，要成为军人！这个念头牢牢地占据了他的心思，即使看到思华失望的眼神，他还是没有动摇。一旦下了决心，他绝不后悔。

思华，你有你的路，我也有我的路，我们终究不能走到一起。杨定远心里默默想着，却也无法开口。还有一个无法开口的原因，就是娜斯佳。这个注定不会与他再有什么联系的俄国女子却不知不觉占据了他心底最隐秘的位置。虽然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仍然盼着能再见到她。

杨定远跟马帮告别后，又回到了莲娜矿场。日子好似又回到了从前，杨定远仍然在地窖里做事。天渐渐暖和起来，这一年淘金进入了尾声，人也越来越少了。杨定远看着那些矿工来了又走，有的欣喜若狂，有的则大失所望，不由想起了前年的自己。曾几何时，自己也跟他们一样，充满了憧憬。命运却又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挖到了千载难逢的金窝，却连见都没见到，金子又都没了。

命运，总是捉弄人吧。杨定远回忆这一年发生的一幕幕，总有些啼笑皆非。可眼前的他什么也不想了，一门心思想当兵。他知道刘掌柜与边防军有联系，便私底下跟刘掌柜说了这个念头。刘掌柜的豹子眼看了看他，惊道：“你真要去当兵？”

杨定远点了点头，看样子并不像是开玩笑。半晌，刘掌柜才道：“孙富元这几天就要来了，到时你问他。”

孙富元这名字刘昌佑也提起过。但那回问他孙富元到底是谁，刘昌佑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回答。他问道：“掌柜的，这孙富元到底是什么人？”

刘掌柜看了看他：“那回跟日本人打起来时，他也正好在这儿。你应该认识他，留着个八字胡的那个。当时他还替你说了两句话，田宫那小子才没敢太过分。所以，这回你想当兵，你跟他说就是了。”

虽然刘掌柜也没说明孙富元到底是什么人，但杨定远知道他肯定不是一般人，多半是边防军的首脑人物。他现在已经很清楚，刘掌柜资助边防军就是想借助他们的力量将日本人赶出去；甚至，把俄国人都赶出去。

刘掌柜本来是有心把杨定远培养成自己的副手，所以把他留在身边，还让他进马帮跟老爷子学东西。可现在杨定远坚持要去当兵，刘掌柜当然心里不舒服。杨定远看他那不高兴的样子，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只有耐心等待孙富元出现了。

1917年，很快就到了最后几天。每天杨定远都盼着孙富元早点出现，可孙富元始终没来。听地窖里的酒客说，彼得堡出了大事，正闹政变呢。最终，布尔什维克跟克伦斯基还是打起来了。在西伯利亚，说的自然多半是俄国的新闻。这些杨定远都不感兴趣，毕竟他自己也不会在此地久留，挣到钱他就回家。可有一天，有人却带来件国内的新闻。说是新闻，其实也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有辫帅之称的张勋试图扶持宣统复辟，结果段祺瑞率讨逆军与之决战，张勋败北，逃入荷兰使馆，复辟十二天便宣告结束。

这是七月间的事了。只是这儿消息不便，直到现在才传来，还不如俄

国的消息传得快。一听得这辩帅，杨定远又想起了霍敬奇。霍敬奇就是因为得罪了辩帅才逃亡到俄国来的，而霍敬奇又整天想着皇帝能复辟。这些官场上的事杨定远都没在意，他在意的是哪天他才能当上兵。

时间转到了1918年。这一天杨定远正在地窖里张罗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一见这男人，杨定远精神便为之一振，马上迎上前道：“孙大哥？”

男人呆了呆。他来金矿有好几次了，可每回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人知道他姓甚名谁。杨定远见他想不起来，便道：“孙大哥，我姓杨，名叫定远。那次和日本人因为马的事打起来，还多谢孙大哥帮我撑腰。”

孙富元看了看他，忽然道：“你……你就是跟尹春山一趟车来的？”

在他心目中，“杨定远”这名字根本无足轻重，也只有尹春山提起过自己，他才有点印象吧。杨定远心里多少有点失望，却也连连点头道：“是啊，孙大哥。”

孙富元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春山说，他想拉你当兵，你总是不愿意是吧？”

没想到孙富元连这事都知道，他忙道：“以前我是这么想的。不过孙大哥，我现在想当兵了，你带我走吧，我知道你是军人。”

孙富元眼里忽地闪过一缕寒光，低声道：“别胡说！”

杨定远吓了一跳。但孙富元并没有恼怒，只是看了看周围道：“你知道就好，不用到处去说。”顿了顿又道，“边防军马上要有行动了，到时候你就来找我吧。”

杨定远还想再问，孙富元却再没多说什么，急匆匆地走了。杨定远本来还有点忐忑，生怕孙富元只是顺口敷衍自己，没想到孙富元走后没几天，有个人突然专程来找杨定远。这个人，竟然是许久不见的陶丰寿。还是杨定远被关在牢里时，陶丰寿来看过他一次。正是那时陶丰寿的话让他下定决心拿金子保命，当时陶丰寿也帮他把何老蔫叫了来，他好歹也算自己的恩人了。一转眼，又快两年没见了，陶丰寿的样子成熟了许多，更多

了几分精干。杨定远在这个时候见到他，还是很意外，拉着他坐下道：“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陶丰寿道：“定远，你可真有面子，我是奉了孙指挥的命令，专门来带你走的。”

杨定远吃了一惊，问道：“你已经参加边防军了？”

陶丰寿笑了笑：“上回来探监时我就是了。”

杨定远不禁有些感慨。这些军人，能量远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大。没想到连陶丰寿都是军人了。他忙道：“你说的孙指挥，就是孙富元？”

陶丰寿点了点头：“孙富元副指挥。他说你帮部队跑马帮换枪支，出了不少力，现在想当兵，就让我来带你走。”

没想到孙富元果然说到做到，这么快就让人来领他了，派来的还是自己的熟人陶丰寿。杨定远兴奋莫名，马上去向刘掌柜辞工。刘掌柜这回也没多说什么，竟然一反常态地让柜上给他开一百块光洋当这段日子的工钱。

把钱给了杨定远，刘掌柜的豹子眼眯了眯，小声道：“定远，我知道你长着翅膀，关是关不住你的。不过人各有志，你也好自为之吧。”

虽然也曾经对刘掌柜很有点看法，但现在要分别了，杨定远心里还是有些难受。他接过了钱，低声道：“掌柜的，你也要保重身子，我若有空，一定回来看你。”

刘掌柜哼了一声道：“看我做什么。你做了丘八，还不知有没有这个命了。”

虽然刘掌柜说得很不客气，但杨定远却在这个长着一双豹子眼、看起来不近人情的汉子的话中听出了一丝关切。告辞了刘掌柜，他跟着陶丰寿搭雪橇离开莲娜金矿，二人坐上了火车。

上了火车，杨定远这才问道：“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陶丰寿道：“白海市。”

白海市是中国人的叫法，俄国称其为别洛莫尔斯克市。白海就是北冰

洋伸入俄国内陆的边缘海，每年从十一月起，海面便已结冰，直到次年五月才解冻。一年中倒有一半还多的时间冻住，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白海市位于白海的西岸，这地方离中国更是遥远。

“铁路管理局招募员工，你懂俄语，正好去应招。记着，不要找孙指挥和我，有事我会来找你的。”陶丰寿嘱咐道。

跟着马帮跑了一趟，杨定远已然知道军人的纪律。他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杨定远本来还有点奇怪，为什么要跑到白海市来应招，去了才知道原因。原来铁路沿线的大站还有电话，很多小站就只靠纸条传递消息。这些小站星罗棋布，特别是靠近远东，很多小站是由中国人当站长。这些中国人有会说俄语的却不会写，报上的纸条尽是些中文，弄得铁路总局一筹莫展，所以正缺一个能说会写的中国人居间传递消息。杨定远去应招时，铁路方面如获至宝，马上让他随火车当投递员，拿到纸条后就译成俄文，如此可以及时掌握各条铁路线的情况。

在火车上干了几天，杨定远再没见到孙富元，连陶丰寿也没碰到。他不由有点儿焦急，心想自己离开金矿是想来当兵的，结果却成了在火车上跑腿的。心情莫名有些郁闷，他是要上战场打仗的，怎么能窝在这儿当投递员，这可不是他的理想。

正心灰意冷时，这天陶丰寿来了。他拉着杨定远到了一个僻静地方，问道：“定远，你现在做得怎么样？”

杨定远便大倒了一番苦水，他要当兵，可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陶丰寿笑了笑：“你已经是兵了。”

“已经是兵？”杨定远有些不解。

“当然，你现在是中国军团的联络员。以后，你看见收到的纸条上如果有标记，就先藏下，到时我会过来取。要发下去的条子，你也按地方发，不要弄错。”陶丰寿说着，又小声道，“别着急，大集结就在眼前了。”

陶丰寿说大集结就在眼前，这个他信。杨定远这一阵随着火车每到一

处，都能看到一批批排列整齐的中国人。虽然都是劳工打扮，可看他们的模样也猜得到那肯定是军人。但那些中国军人从来不和他搭话，显然都没把他当成军人。

这一天，火车到了赤塔附近的一个小站。现在联络的条子越来越少，杨定远也就是收点铁道上平常的消息。因为这站要会车，他坐的这趟车往东去，正有一列往西去的火车停在站里，得等那火车走了才能出发。杨定远从站台上一个员工手里接过了纸条正要回车上，见那列火车前一大队中国人列成了一长排，正在鱼贯上车。这些中国人都穿着簇新的军服，背着新式的俄国步枪，显得十分精悍。

这些都是中国军人吧？前一阵集结的中国军人多少还要掩人耳目，但现在几乎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不再遮遮掩掩了。杨定远向这些军人走去，刚走几步，忽听得有人叫道：“定远哥！”

杨定远一怔，扭过头，只见队列中有个军人突然向他狂奔过来。到了他跟前，那人一把抱住了杨定远，杨定远定睛一看，叫道：“振中！”

这个人竟是陈振中！他简直惊呆了，没想到他们还能再见面！杨定远当初报名参加劳工队，就是为了换一笔给陈振中回家的路费。三年不见了，杨定远以为陈振中早就回到了荣成，在老家找了个事做，没想到竟然会在俄国又碰到他。陈振中眼里已尽是泪水。三年前，他还只算个半大少年，现在却也成了个精壮汉子，穿了一身军装后更显得威武。他道：“定远哥，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可怎么都打听不到……”他话未说完，只听那队列中有个人喝道：“陈振中，入列！”说话的，是一个军官。陈振中犹豫了一下，小声道：“定远哥，我得走了。”

见他要走，杨定远有点急了，凑到他耳边道：“你们是去哪儿集结？”

陈振中又犹豫了一下，低低道：“托博尔斯克。”

托博尔斯克在哪儿？虽然在火车上跑了好些天了，杨定远却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他还想再问得清楚些，陈振中已经跳上了车。他匆忙地在车厢里向自己挥了挥手。这一面真是连句完整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又要分别

了。杨定远不甘心地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大声叫道：“振中！振中！”可是已没有人再答他了。看着火车驶出了站，杨定远只觉心里空落落的。陶丰寿早早当兵了，连久不通音信的陈振中竟然也当兵了，可自己这个兵连枪都没摸过，这中间的差距太大了，想想都觉得自己很落后。

在站台上站了许久，杨定远心情难以平复。如果没见到陈振中，他还会安于在火车上当个投递员，可现在他心里仿佛突然间被点燃了，一团火苗越烧越旺。一定要走！否则机会又将错过。杨定远下了决心，下一次等陶丰寿来，无论如何都要走。

只是等了好几天，陶丰寿再没来见他，连坐火车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少了。每到一站杨定远都探头出去张望，可是看到的只是一些坐车的俄国人。这些乘客说的尽是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占领了彼得堡、有钱人和贵族都惶惶不可终日之类的事。俄国出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大事，也已无暇顾及别人，西伯利亚一带更是成了真空地带。中国军队在这时候集结，实是抢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虽然下了决心，但真正走出这一步却是六天后的事了。那天火车到一个小站加水的时候，杨定远照惯例去找站长拿消息条。这站长是个中国人，和杨定远见过两三次，平时关系还不错。杨定远走到站长室门口，见站长陪着几个中国人出来，嘴上说着“托博尔斯克”，一见杨定远便不说了。等那几个中国人上了车，杨定远便追问站长中国军队集结的事，说自己想走。站长一开始不肯说，后来见杨定远掏出块大洋塞进他手里，他才说：“你真要走，就在鄂木斯克前面两站下车，到那儿再搭马车走。”原来托博尔斯克并不通火车，所以杨定远从没听说过。不过听站长说了路线，杨定远也不再犹豫，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又拿铁路上发的饭票买了三个大面包带在身上，便上了火车。

鄂木斯克是西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大站。在鄂木斯克前两站下了火车，是一个小镇，只有六十来户人家。1917年，俄国的收成很差，又是个多事之秋，连这个小镇也被饥荒波及。仅有的一点儿粮食都被政府征走，

杨定远来的时候，这小镇已是一片死气沉沉。当杨定远找到一辆马车想雇车时，那人却直摇头，说饿得走都走不动了，赚了钱来也买不来东西，就是不肯出车。只是看到杨定远带的面包，那人眼前一亮，说：“你给我一个面包，我就带你走。”

这面包杨定远是准备在路上当口粮的。他犹豫了一下，那人却又说道：“托博尔斯克离这儿也就两天的路，你带一个面包足够了。只要把两个面包给我，我就把马给你一匹。”

虽然这马又瘦又老，可两个面包换一匹马，杨定远也不由得有点好奇，问道：“你把马杀了吃马肉，不也比两个面包更顶事？”

俄国人看了看那匹老马，眼里闪过了一丝忧伤，低声道：“我永远不会杀老萨沙。”

原来这马叫“萨沙”。也许，在那俄国人心目中，这匹老马已经是他家里的一个成员了，如果不是因为饥荒走投无路，他大概死都不会卖马。杨定远二话没说，留下了两个面包，把老萨沙牵了出去。老马也知道要和主人分别了，离开小镇时不时回头看看。那样子还颇让人动容。

到了托博尔斯克，尹春山他们也应该在吧。想到那时就可以和大部队会合了，心里又不免兴奋起来。想想之前尹春山几次三番来让自己参军，那时自己还百般推托，现在想想当时自己太傻了，没有一点儿远见。现在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地来投奔他们，真是有些好笑。如果当时就答应他们，说不定早就在战场上立功了。人生际遇，总是如此，今天的我可能与昨日之我截然不同。他吃了小半个面包，觉得肚子饱了，便走到马跟前，摸了摸马肚子，说道：“老萨沙，你也吃饱了吧，那就接着赶路吧。”

卖马给他的那俄国人很厚道，把路说得很明白。这一晚也没地方投宿，杨定远也吃苦惯了，就在路边窝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接着赶路。原来托博尔斯克本是一座城堡，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本是西伯利亚的一座重镇，极盛时期有十几万人口。但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没有经过这里，

托博尔斯克便一下衰落下来，很多人都搬到铁路沿线的城市里，留下了许多空房子。中国军团大集结，进入了托博尔斯克。这样的事在和平时期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但现在俄国正在改朝换代之际，根本无暇顾及这么个并不在铁路线上的镇子。

杨定远终于在这天黄昏时抵达托博尔斯克。他牵着马向城中心走去。本以为托博尔斯克只不过是小镇，但一进来才发现这里居然出乎意料的大，市面上的房屋也很多，只是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一些穿军装的中国人，俄国人反而是少数。杨定远也不知该往哪儿去，便随便问了个路人，他指了指前面的建筑，那人说这是托博尔斯克的中心。远远望去，那是一座四方方的建筑，相当高大，四角有塔楼。杨定远正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忽听得身后有个人喝道：“就是他！”这声音似乎很熟悉，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难道是陶丰寿吗？杨定远正要扭头去看，却见好几个士兵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其中一个一把揪住他的胳膊便是一摞。这人的力气当真不小，杨定远也全无防备，被他一下摞倒在地。他一怔，也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心想他们多半认错了人，叫道：“干什么？你们认错人了吧？”正待挣扎，却听得摞住他的那人叫道：“就是你！你这俄国探子！”

这人声音甫落，杨定远便觉又有好几双手落到他身上，准是边上又有人过来帮忙摞住了自己。他急道：“谁是俄国探子，我是联络员！”

“还想抵赖！我认得你，你想去给俄国人告密吗？老子宰了你！”

那人的话中带着一股刻骨的怨毒，杨定远实在想不出这人和自己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定睛看去，突然惊叫道：“大头！”

那个人个子不高，身后背着一支步枪，虽然打扮已全然不同，但杨定远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正是上回跳上火车逃走的日本探子大头。他本以为大头跳上火车后准是逃回日本人的地盘去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混入了中国军团。

他刚喊出声，大头一把捂住他的嘴，叫道：“好你个俄国探子，我做了你！”

大头生怕杨定远叫出来，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便去摸背后的步枪。原来杨定远一走进托博尔斯克时，大头便认出了他，他吓了一大跳，生怕杨定远会指认自己。他做事向来阴毒，自己好不容易才混入中国军团，任务还没完成，现在趁乱把他干掉最好，省得留下后患。

大头一只手去拉步枪并不得力，杨定远知道他害怕自己说出真相，肯定是想下毒手。他手脚都被摁着，嘴也被大头捂住，情急之下，一口咬住大头的手掌。大头疼得一哆嗦，手霎时移开，杨定远立时大叫道：“我是来找孙富元的！”

那一次杨定远向孙富元说起要当兵，孙富元跟他说别在外面说起自己。但现在杨定远已顾不上了，也只有把孙富元抬出来，才能让大头下不了黑手。果然，大头听他喊着孙富元的名字，没想到杨定远还有这一手，脸黑了黑，但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必须先把这小子解决掉，他拿着枪就要对准。边上有个人一把拉住他道：“大头，等等，听他说完。”

大头叫道：“你们别听他的。这家伙是俄国人的奸细，要不杀他，我们的事俄国人就全知道了！”他力气不小，一把甩开了那人抓住他的手，向前踏进一步，拿着刺刀仍向杨定远刺去。

看着死亡在自己面前一分一分地逼近，时间仿佛也凝固了，杨定远连气都透不过来。恍惚中，他似乎感到刀尖已经插入了自己的心口。然而，就在刀尖碰到他身体的一刹那，突然向上一翻，刀擦着杨定远的身体掠过，将他的衣襟划了条大口子。

原来有个人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猛地扳住了大头的肩膀。大头力量不小，但这人的手法相当巧妙，大头根本站立不住，被扳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上，手中的步枪也被那人一把夺走。这人握着枪，淡淡道：“干什么？当街杀人哪！”他说得轻描淡写，但这个声音让杨定远也是一愣，他翻身站起来，叫道：“小个子！原来是你！”

将大头扳了个屁股蹲儿的，正是跟尹春山形影不离的小个子。小个子这两年没什么变化，杨定远却是变了不少，加上刚到托博尔斯克，一脸的

风尘，若不是听得杨定远的声音，小个子还真没认出他来。他看了看杨定远，眼中一亮，叫道：“杨兄，是你啊！”

大头没想到居然会从天而降个救星，见小个子和他认识，心知不妙。他的枪被小个子夺走了，也不敢吭声，爬起来便想走。杨定远见大头要走，急道：“快抓住他，这是日本探子！”大头听到马上拔腿就跑，小个子一个箭步蹿上前去，伸脚一钩，大头一个踉跄。接着小个子另一脚也如影随形，猛地向他背上磕去。这一脚力道好大，大头虽然生得壮实，但也经不起这一脚，扑通一声便趴在了地上。小个子喝道：“捆起来！”

小个子一声令下，好几个人拥上去将大头摁住。小个子也不去管他，看着杨定远似笑非笑道：“杨兄，你不是不乐意当兵吗，怎么又来这儿了？”

小个子的气量显然不太大，还记着当初杨定远死活不肯当兵的事。杨定远有些尴尬，干笑了笑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小个子啐了一声道：“你也不是个读书人，拽什么文。”他眯起眼又打量了一下杨定远，说道，“跟我见尹大哥去。”

杨定远喜出望外，马上要跟他走，边上忽然有人指着杨定远道：“等等，桑长官，这人我们军法侦缉处要先带走。”说话的是个手臂上戴了条红布条的男人。这人个子也不甚高，和小个子差不多，但神情极是坚毅。小个子怔了怔，说道：“我认得他……”

“抱歉，桑长官，按军纪，所有新来的人都要经过军法侦缉处核实。”

小个子犹豫了一下，说道：“那好吧。”他转身对杨定远道，“杨兄，当初让你来你不来，这回来了，谁都要过军法侦缉处这一关。”

小个子这人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对那几个戴红布条的却似有点惧意。杨定远并不在意道：“没事，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小个子咧开嘴笑了笑，又看了看一边的大头。大头被扶着站了起来，脸上还是一副痛苦的神色。“这个人带走。”又转向杨定远道，“你也跟着去吧，不用怕，过一阵我和尹大哥来接你。”

那几个军法侦缉处的人带着杨定远和大头向前走去，去的正是中心那幢四方建筑。他们一进去，便分成了两拨。杨定远被带进了一间房子，里面有些旧家具，还有一张旧沙发。一个人让杨定远坐下，从怀里摸出个本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杨定远见他用一支钢笔写字，不禁有些羡慕。自己一直想要这么一支钢笔，本来跟何老蔫挖到了金窝后，他想的头一件事就是买一支钢笔，可那笔金子后来都花在了救自己出狱上。现在看到了这人用钢笔，杨定远不由想得出了神。那人半天没听到杨定远回话，将笔杆在桌上顿了顿，说道：“问你哪！”

“杨定远。”

“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也是军人，听说在这儿集结，所以就来了。”

“哪一团的？”

杨定远一愣。陶丰寿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军人了，可从来没说过是哪一团的。他道：“我不知道。”

问话的人停下了笔：“你不知道？那怎么能自称是军人？”

“我是跟孙富元大哥说的要当兵，孙富元就让陶丰寿来找我了，你们只要问问陶丰寿或孙富元就明白了。”

那人皱了皱眉头道：“难道就没第三个人知道你当兵的事吗？”

“没了，就陶丰寿来找我的。”

那人把手中的钢笔收好，又皱了皱眉头道：“那你知道这个陶丰寿是几团的吗？”

“他也没说过。”杨定远顿了顿道，“你们不能找孙富元大哥问一下吗？”

那人哼了一声，冷冷道：“副总指挥哪是随便能找得到的。这个陶丰寿你又说不出几团，该怎么找法？”

杨定远心想陶丰寿自己也是个联络员，现在城里的中国军人只怕有好

几千了，眼前这人不认得陶丰寿也很正常。他道：“对了，尹春山尹团长呢？还有小个子，他们不能给我证明吗？”

“他们只能证明你不是探子，并不能证明你是军人。”

杨定远一阵语塞。的确，那人说的并没有错。他虽然也知道军纪森严，但也没想到这么严。他咽了口唾沫问道：“要是你们没找到陶丰寿，那怎么办？”

“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就不能允许你留在托博尔斯克。”

仿佛兜心吃了一拳，杨定远几乎有种要吐血的感觉。来到托博尔斯克，他已是破釜沉舟，放下了一切。如果当不成兵，那他连退路都没有了。难道要再回刘掌柜那儿灰溜溜地度过余生吗？杨定远心里如此不甘，他张了张口，想要再说什么，可是最终没能说出口。他也知道，军纪根本不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小个子算得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了，一样对这些军法侦缉处的人不敢怠慢。他正想着，外面传来了一个声音：“回来了。”

这个男人的声音一传到杨定远耳中，他猛地叫了出来：“陈兄！”这人正是和他一起跑马帮的陈柏川。这下总算是找到亲人了！杨定远不管不顾地冲到门口。门外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见杨定远突然冲到门口，两人同时将步枪对准了杨定远前心。杨定远早顾不上他们，见院子里有一群人，根本找不到陈柏川。他急了，冲着人群高声叫道：“陈兄，陈柏川！你在哪儿？”他话音甫落，那边人群中终于有个声音应道：“是哪位找我？”

杨定远听得正是陈柏川的声音，不由喜出望外，大叫道：“是我！杨定远啊！一块儿去跑马帮的杨定远！”

从人群里，有个人大踏步走了出来。陈柏川本来就生得人高腿长，现在穿上了军装，更显得精神。他见杨定远站在门口，隔着好几步便笑道：“真是你这小子。怎么，不在刘掌柜那边混了？”

这时审问的那人走到门边，看见陈柏川，先行了个军礼道：“陈营长，你认识他吗？”

“认识，认识。这小子跟我一块儿去高丽人那边换过枪，出了不

少力。”

“他说他是军人，你知道吗？”

陈柏川闻言一怔，看向杨定远道：“小子，那回我是听你说起想当兵。你现在已经当兵了？”

杨定远道：“是这样的……”他把自己向孙富元要求当兵的事说了，待说到陶丰寿，陈柏川一拍大腿道：“陶丰寿啊，我认得他。”

杨定远一愣，马上付道：“我可真笨！陶丰寿来刘掌柜这边好几次了，又是孙富元的联络员，孙富元安排陈兄去跑马帮，当然就是陶丰寿联系的，我怎么没想到啊！”本来他觉得已是走投无路，没想到绝处逢生，实在是说不出的高兴。

审问的那人听得陈柏川认识陶丰寿，也总算松了口气，插嘴道：“陈营长，你认得陶丰寿就最好，能把他叫过来证明一下吗？”

陈柏川道：“这人是联络员，到处跑，也不知在不在。要他证明什么？”

“这位杨先生说有个日本探子……”

陈柏川马上反应过来，叫道：“是大头！”

杨定远道：“是啊。这家伙居然混进了托博尔斯克，我进来时他还想杀我灭口。”

陈柏川叹道：“这家伙真了不得，幸好你撞见了。”

陈柏川和杨定远正说着，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陈柏川扭头一看，忽地一下站起，行了个礼，大声道：“尹团长。”杨定远扭过头看去，只见过来的人正是小个子和尹春山，心想陈柏川也是个营长，可看到尹春山便要行礼，显然尹春山比他官还要大，他也站直了身子行了个军礼。只是杨定远没有训练过，这军礼行得并不标准，尹春山也不以为忤，拍了拍杨定远的肩头道：“杨兄，你的俄语学得怎么样了？”

尹春山比杨定远大个十来岁，以前他和杨定远称兄道弟，杨定远不觉得异样。但现在不知怎么总有些局促，他不安道：“回尹团长，现在和俄